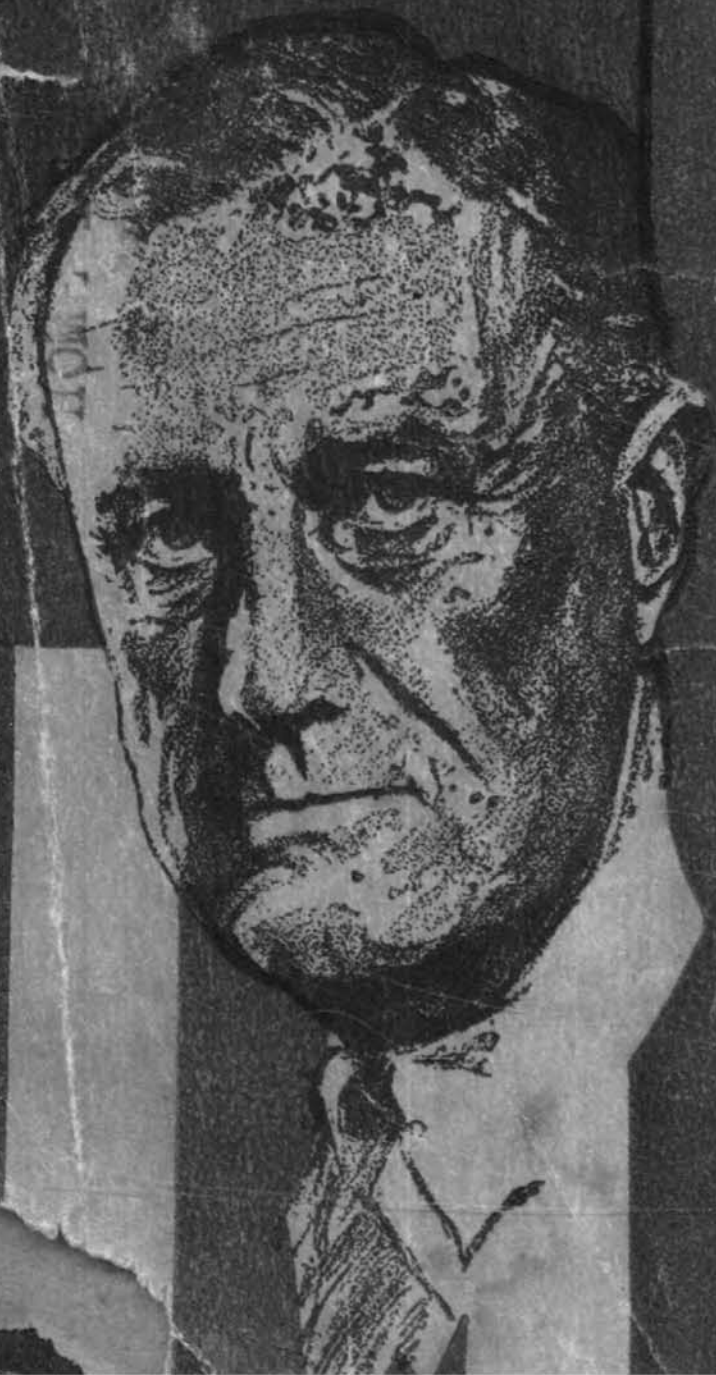


# 羅斯福

西門米故



羅斯福太夫人述  
馮雪冰譯

我的兒子

羅 斯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

1933

一九三三，七，一 付排

一九三三，八，一 初版

1—————2000

版權  
所有

實售大洋四角



## 一 他的童年

在一處可以俯瞰赫特遜河的高原上雄據着一座長而疎散的建築，  
華美莊嚴，仍然富於樸野的風趣，不失爲鄉邨的點綴品。屋的一面有  
遮陽的迴廊，面向西南，迤邐穿波一片狹的草場，而達森林隙處，再

前，抵赫特遜河濱，晴光蕩漾，一線如帶。薩拉德蘭娜羅斯福（*Sara Dolano Roosevelt*）在五十二年之前來到這屋中作新嫁娘，當她坐在陽光逼灑的玻璃窗下時，隱約可以看見另一處房屋，那就是她誕生的母家，而雅各羅斯福也是在那處屋中向她求婚，從德蘭娜的五姊妹中，獲得她作為新婦的。

她常常坐在一處簾幕深垂的廊廡之下，那靈活的手指迅速地在絨織物；她飄忽的思緒在這寂靜的天宇之下，回溯到半世紀以前的生活。當她想到那些寧靜的日子，在她的腦海中就泛起一個可愛的印象，就是那回憶中的她的孩子的容貌。

就在這充滿懷舊之情的古屋裏，羅斯福太夫人訴述下面的歷史：

在富蘭克林幼年時我可曾想到他異日會作總統嗎？不，我從沒有這樣想過！那麼對於他將來的前程我們抱着甚麼宏願呢？說來也很微小，只願他長大時能如他父親一般，正直持重，公正仁慈，作一個有骨氣的美國人。

他的父親和我從不企圖去改變他的志趣與傾向，也不去拘束他使成定型的生活。至少我們竭力這樣阻止自己，想着我們在這點上是成功的。直至一天，那時富蘭克林還只五歲，我們看出他似乎很有一些憂鬱和沉悶的樣式，無論我們怎樣設法引逗，他總不舒展愁顏。後來我們都有一些驚詫了，我問他爲甚麼他這樣悒鬱，他並不立刻回答，隔了一會他纔沉重地說，『是的，我是不快活。』當我再往下詰問時

他又沉默了一會，喊着說，『啊，是爲了不自由！』

現在想來這似乎很是可笑的，然而當時我很是激動，因爲左右他不過是一個孩子，然而那沉重的聲音，却表示出在他的心中認爲這是如何嚴重。當夜我講給他的父親聽，他說我過於拘束這個孩子，我們都同意承認恐怕在不經意時管束過嚴。縱然他每天有充足的遊戲與運動的時間，顯然他在玩的時候覺得非常滿足，但是令他愁煩的就是必需遵守那所規定的時刻。

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告訴他在這一天中，他可以隨意去做他所喜歡的事情。他可以不必遵守往日的命令，也不必在指定的時間中向我們報告，允許他可以隨意馳騁。我們並不去注意他，而他所願望



的自由也就是要完全把我們置諸度外。到了那天晚上，一個骯髒的孩  
子，又餓又倦，蹙到屋子裏來。我們並不去查問他當天到那裏去玩了  
些甚麼事情。我們只能從推想得知他當天玩的並沒有多少的興趣，因  
爲第二天，完全由他自己的意思，甘心情願去重理他日常的功課。

他日常生活的程序極爲簡易。通常七時起身，八時進早餐。九時  
至十二時在家中讀書，功課完畢之後是往外去奔走或游玩一番，直至  
下午一時回家吃午飯。以後又讀書至四時，四時以後，他可以隨意作  
各種心愛的運動或遊戲。

他的遊戲的興趣隨着季候和年齡而轉變。他喜歡奔跑拍球，也喜  
歡騎馬。那時他年紀是那麼小，還不能安穩地跨坐馬上，他身體稍微

長大，他便能馳行至荷蘭郡，引起了許多人的驚異和贊美。此外，他每天風雨無阻地往鄰居羅傑思（Rogers）家中去和他們的孩子共同溫讀書籍。

他所心愛的遊戲與外界都有一些關係。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就自稱為航海家，在活躍的幻想之中，神遊於千里之外。

我常是極端信仰遺傳的人，富蘭克林的游歷狂，雖然最初是限於荒唐的幻想，可以直接歸因於我自己對於航海和遠游的嗜好。我的祖父是一個航海家，而我的父親也曾挈領全家遠往中國，在香港僑居多年。

正如一切的小孩子一般，富蘭克林也喜作諸般惡作劇的事情，但

是並不闖很大的禍。有一天，我記得那時他不過兩歲半，他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驚恐。在午飯的時候，富蘭克林拿起一只玻璃杯來，我們想他是要喝水，誰料他把杯子的玻璃咬下了一塊，這時，試想，我慌急失神，急忙把他拉出房間，叫他將嘴裏的東西吐出。把破杯也投入海中，不會以後再礙事。我領他回來坐到餐桌旁邊，嚴切地教訓他。誰知他又拿起了另一只杯子，現着頑皮的神氣，假裝如前次一般的樣子。

『富蘭克林』，我嚴厲地訓誡他，『你的服從呢？』

『我的服從』，富蘭克林規規矩矩地說，『跑在樓上散步』。你想這孩子可夠不夠頑皮！

幾天之間我很擔憂，假如那塊玻璃刺破了他的氣管會發生怎樣的禍事。但是平常我却不大爲他煩心，因爲他的父親是那樣留心他，我總是設法使他的父親不必多加關念，或者更是因爲他很小的時候，他的保姆常常抱着他到我房內，所以我更是不必多關心了。

雖然如此，在他小的時候，我們也曾爲他憂慮過。因爲當我生他的時候用了過多的「哥羅方」（悶藥），幾乎令我們兩人都因此致命。看護也說他想這個孩子是必不能活的，以後她覺得很是驚奇，這孩子竟能這樣長大起來。他正是生在這所屋子內，自然——在那些日子很少有人進醫院去生產的。這裏似乎很是陰冷而且不大合式。我知道在醫院裏該是如何合於科學的方法，但是我是很舊派的，總以爲孩

子生在自己家裏的好。那樓上的房間我一生中不知走過了幾千次，每次我常常想起，就是在這間屋子裏，我的小妮子初次看見了白晝的光明。

他初生下來的時候就很肥壯，紅潤而可愛的。我常常喜歡給他洗澡和穿衣服，然而我把他舉起和轉過來的時候手脚未免是粗重的。我恐怕一切年青的母親，起初抱着孩子的時候，總有些恐怕會把孩子掉下去，在這一點上我正和普通年青的母親一般。我覺得每一個作母親的人，無論是她自己或是由別人照料孩子，應當學習如何看護孩子的方法。

富蘭克林早日育養的方法，用今日的標準來衡量，恐怕是不大合

於科學的。看護和我只是隨着自己的意思預備孩子的食品，並沒有遵照定法，也不像今日爲嬰兒所定的食品單一般，隨時更變孩子所需要的食物。那時也無所謂兒童醫師那樣的人，每隔兩個星期到一次家庭中來，給孩子秤重量，驗溫度，以及作各樣的試驗。當富蘭克林有病，我們立刻就帶他去看醫生；他好了，我們就覺得非常歡喜，就此這樣隨他過去。

富蘭克林當嬰孩和幼年的時候，就是孩子們最通行的病也沒有生過，其中的一項原因，或者乃是因爲他獨自一人過着幽靜的生活的緣故。他從小至十四歲進格羅頓學校，其間大部分的時光都是與他的父親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有許多人可憐他作一個孤獨的孩子，並且以

爲他失去了很多的童年的樂趣。

可是我也不相信我見過另一個像他這樣的孩子，鎮日獨自一個人玩耍的。他是一個深沉於思想的孩子，而他所取以自娛的事情並非一般青年孩童所歡喜的樣式，但是據我看來他還是與一般普通的孩子並沒有兩樣。

我對於教育和遊戲的理論，我必須承認，常是與新派的主張不同。他們說孩子們應當常常從這裏或那裏得些零碎的知識，但是我所想的正和這個相反，因爲從前孩子們並沒有這麼多的科目必須研究，但是那教授給他們的幾樣，却能夠完全學得。

我相信即使一個孩子也需要思想的時間——在這時間中可以去選

擇和吸收他所受的印象。我常常相信孩子們也有許多和成年人相同的思想，比我們設想他們的更爲成熟。但是他們缺乏生字來表現他們自己——我想這只有多讀書籍纔能得到足量的生字。讀那些含有不甚熟諳的字的書籍，可以激發他們去尋求字的意義。我們從不爲富蘭克林選擇書籍，我們主張由他自己從我們歷年收藏着的書籍中去選擇。因爲我們爲他選擇，終不及他自己去選擇能以適合他的興趣。他喜歡讀各種樣式的歷史，尤其喜歡讀海軍司令摩罕（Admiral Mohan）所著的海軍史，直至他能以完全記得書中的內容。然而他對於讀書的嗜好並不和他遊戲的熱誠相衝突。

從很小的時候，他對於射擊就已有不厭不倦的興趣。假如照我



的意思，他不會那樣早就開始作這種運動。但是在十一歲的時候，他早已從他父親那裏得到了一桿鎗，而在他的遊戲的同伴中，出了射擊能手的名聲。他立意要在自己家中成立一個博物院，包藏赫特遜河上各種鳥類的標本，而每一樣都是由他自己從空中擊落的。不久，在紅木的櫥上，已經滿了各式的標本，其中有金鶯，蒼鷺，知更鳥，啄木鳥，甚至還有一隻鷹；但是却缺少一隻歐鷓。

有一天，富蘭克林從河邊走到屋裏來；找尋他的獵鎗。他看來並不顯出急忙的樣式，所以我問他要鎗做甚麼用。

『有一隻歐鷓在那邊大樹上，』他說，『我要去將牠打下來。』我對他好笑。說『那麼你以為那隻歐鷓是在等着你找到了鎗回去』

「打牠嗎？」

他有些遲疑，但是却很自信地說，「自然，牠會等着的。」

他安閑地步下草場，同時我預想等他看見那隻鳥已經飛走而空手回來的時候，我好戲笑他，但是不多一會他又來到我的面前，手裏拿着那隻和蜂雀差不多大小的鳥。那隻歐鷓確是等了不少的工夫呢。

富蘭克林從不殺害兩隻同類的鳥，也從不殺害在巢裏飼雛的鳥。他喜歡學習如何剝製和保存那些標本。我不信他在起初從事的時候就已十分明瞭他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一經決意要裝製鳥類標本之後，就沒有甚麼能令他丟棄那種念頭。

從各方面，我可以說出剛一從事這個工作，在他心中確有放棄這

剝製工作的思想。在他學習的時候，沒有覺到這種手續有些地方是很討厭的，但是他專心致志，直至他能夠製得很好。不久他達到了很滿意的地步，那餘下的標本就裝製到家中各處的地方。

他願意走幾里的路程，去尋找一隻不常見的鳥。我記得有一個夏天，我們都在海外避暑，有一個可愛的英國人的家裏請我們去。那個主人說他們搜集着歐洲最好的鳥類的標本。在預備動身以前的一兩天，我的丈夫覺着因爲公務忙碌不能踐約，當我正要寫信去謝絕那人家時，富蘭克林，他常是一個怕羞的小孩子，却出乎我意料之外

說

『媽媽，不同着你我自己可不可以去？』

「你說你願意往一個從沒有見過的人家去嗎？」我不相信地問着說。

「我願意往隨便甚麼地方，去看那些鳥。」他用那樣肯定的話來使我相信。

關於他的事情，他都自己留心照顧，用着他自己決定的方法，並不去麻煩別人。那次把他送回倫敦去叫那管家的管理，對於他的自負必定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為他想他自己已是非常長大並且很可自持，的確我也這樣承認，那時他雖然只有十一歲。

富蘭克林自己出外的時候我從不爲他焦慮，也不警戒他做有危險的事情，這種態度是爲我的許多朋友所不能了解的。實際上富蘭克林

早已顯明他是一個能夠自己負責的孩子，我從不相信一件事情他沒有完全預備妥當，他會去動手的。他正如那些和他同樣年齡的幼孩一般有許多短處，但是在這些中間，判斷力上的錯誤他是不會有的。

只有在我沒有機會聽見富蘭克林的錯誤時，我纔去尋找他的過失。無論是保姆愛倫，或是那個蘇格蘭的女用人愛麗思比，都不肯將他的錯處告訴我。他們盲目地崇拜他，即使我們嚴重反對，她們也不承認她們照護着的孩子有甚麼可責之處。

我記得有一天別人告訴我富蘭克林有一些不對的行爲，我走去見愛麗思比。我說，『愛麗思比，我聽說我們的孩子做錯了事情。』

『他們也這樣告訴我』，她迴護着說，『他犯了錯，但是我却看

不出甚麼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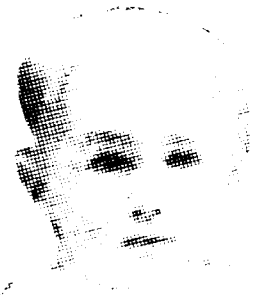
有時，在黃昏的時候，他私下往遊戲室去，擲着那幾個女用和他玩『老媽子』（Old Maid）的遊戲，每常總是他輸的，於是他就須裝做老媽子。在這樣的時候他的脾氣就發作了，只有取消這老媽子的名字纔可以除去他的怒氣，但是那個時候他對於這個名字的意義是一些都不了解的。

他們常是隨順他的意思，但是我，他的媽媽，却不是如此，抱着另外的一種見解。當他只有四歲的時候，他喜歡玩『木馬賽跑』（Steeple chase）的遊戲。有一天他激着我和他比賽。連接兩次我都勝了，富蘭克林對於這個遊戲似乎有說不出來的不高興。



羅氏父之羅福時祇二歲

福 斯 羅



歲二



歲五



歲二十



長 生 之 福



歲 六 十



歲 二 十 二



歲 五 十 三



羅氏在襁褓中

『我要你的馬；你的比我的好，』他請求着。

我把我的給了他，但是，運氣很好，我又勝了。他忍不了這個極大的羞恥，他含着怒氣，一言不發。我靜靜地收拾起這些玩具，用最堅定的話囑告他，在他沒有把這遊戲玩得很好之前，他不能玩別的遊戲。我敢說必定有人想我那時教訓得太嚴，但是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可以看出富蘭克林缺乏遊戲的精神。

他的父親也贊成我對待這孩子所用的策略，至少在外表上是如此。在我們家庭中，每遇一件爲難的事情，一經決定如何處置以後，我們從不會再加爭執。因此富蘭克林從沒有向他的父親或是向我請求取消我們兩人中任何一個所定立的主意。我想，作父母的假如要得到

孩子們的尊敬，即使在最不重要的事情上也須有聯合的戰線。

看來好像我說得很是嚴重，其實這樣的事情，在我們家中幾乎沒有發生過。他是一個獨生子，在家裏只有他一個孩子，那有幾個孩子的家庭中所發生的吵鬧的事情，自然是不會有的。他所有的玩具，既然他沒有兄弟姊妹，自然也不會有人去和他爭奪，說他玩得時間太多。他所有的權利也不會有人去侵奪。因此孩子們口角爭吵的問題，在我們家庭中，自然地銷聲滅跡。

富蘭克林既然沒有和他相等年齡的孩子作爲伴侶，他就去和年紀大的人同玩，這是孩子多的家庭裏所不會經驗到的。但是富蘭克林假如有和他那樣的孩子，他也必會和他們很要好的。我時常注意到孩子

多的人家，不是大的孩子欺侮小的，就是大的去遷就小的。我覺得獨生子有一個較好的機會在智能上得到充分的發展，因為他多得同化成年人的知識。

富蘭克林對於他的父親。從不因畏憚和恐懼，併合而成爲尊敬之心。他所有的只是一種崇拜的心理，這是由於他們親愛相處，能夠互相了解各人的性情而發生的。他的父親很能體貼他的孩子，知道有一些小的問題，在孩子的眼中看來是非凡重大的。他的父親從不嘲笑他，但是却常常和他一同玩笑，當他們一同騎馬出外去遊散時是多麼一對快活的伴侶。然而每逢富蘭克林有甚麼不幸的事情，他的父親就憂形於色，立刻抑制了他歡愉的神情。

愛德蒙羅傑思與富蘭克林，當他們還很年幼的時候，在船塢近旁的小灣裏編造木筏，爲的是他們可以用這木筏出去捕魚。他們兩個都是很會砍樹的，所以他們把樹木砍下，編配，再合起來，成了一座很好看的木筏。顯然因爲他們用的是櫟樹或是其他重過水量的木材，所以當他們歡天喜地踏上他們親手造成的水上皇宮時，他們的身體和一切的用具都隨着木筏沉到水底去了。

我記得在一八九三年，羅斯福先生和我帶領這兩個孩子一同往芝加哥去參觀世界博覽會。那是如何動人的壯觀！那裏有無數可觀可賞的景物，這兩個孩子見了歡躍如狂。那遊戲場最令他們着迷，一路看來沒有忽略過一樣。那博覽會中的教育館也很令他們注意，但是，實

在說來，那揮着蛇鞭收錢的印度人對於他們有更大的吸引力。那遊艇和船夫也很令他們出神，但是他們却常常轉過頭來看那個印度人把錢收得多少了。

他們兩個孩子中間誰都不是貪錢的，這乃是因為他們在家裏從沒有聽見過討論到錢的事情。我必須說富蘭克林對於錢財上很有一些守舊的觀念。他並不如今日的孩子一般每月有規定的津貼。並且我也不相信當日是有這樣的規矩。此外，像我們住居在鄉間，很少有化錢的機會。他既不往村裏去買冰淇淋，也沒有電影可看，而他的書籍和玩具早就有我們給他買好了的。

所以他第一次經驗到化錢的事情乃是他和他的教師，同作自由車

旅行，穿過德國黑林的時候。我們給了他足量的用費，使他恰夠沿途化用，但是這個數目却不夠作奢侈的浪費。當富蘭克林回來的時候，那時他的父親和我在德國諾亥（Nauheim）養病，看到他還剩下不少的錢，覺得非常的驚奇。而他在這次的游歷中却得到不少的經驗。

他對於用錢的事情上常是多所考慮。他覺得假如他的父親和我好意爲他預備了甚麼事情，他至少應當不違背我們的好意。他這樣的心思就在一次的事情上表現了出來。

那是在巴黎，他還不過八歲。我們聽見說維也納有一位很著名的女教師。羅斯福先生付了鉅額的旅費去聘請她來。當她初到的時候，看來雖然很有一個作女教師的風度，但在我們的觀點上覺得她不是怎



樣的合適。從前我們也有別的人看顧富蘭克林，雖然他們在必需的範圍之內監督着他，但是却也使他有更多的時候和我們在一起。這位教師從起始的時候就沒有這樣的意思。她無時無刻不在我們旁邊，這引起我們很大的煩悶，但是富蘭克林看來却比我們好些。我幾次問他是否喜歡這位女教師，他總是說，『她很好』。有一次，我們在倫敦，住的地方比在巴黎小了許多，這情形又緊張起來。於是我就道理去曉諭富蘭克林說：

『富蘭克林，你知道我從不故意分散你所依戀的人，假如這位女教師對於你確有很大的貢獻，那麼我們就帶她一同回美國去。假如你以為不然呢，那麼我們還是不要帶她回去的好。現在你老老實實地告

訴我吧：你是十分喜歡她嗎？」

「我覺得她是十分討厭的，」富蘭克林立刻回答說。「實在我有一個名字稱呼她，我叫她長腿鴨子。」

「那麼你爲甚麼從前不說你不喜歡她呢？」我順着他的意思問下去。

「因爲父親費了許多的麻煩，化了不少的錢去請了她來，要是我再說不好是不對的。」他回答說。

然而，這樣的例子並不在他一切的事情上都是如此的。他在圖畫上顯出很大的才能；而他對於音樂也能彈得很好的鋼琴，但是以後他一進學校裏去讀書就把音樂荒棄了。

他很喜歡作建築的事情，他最大的建築的計劃，我記得要算那次他們籌辦的快艇俱樂部，這計畫是由愛德蒙羅傑思和他共同定下的。他們把水灌到田裏，又設一個水閘，這樣就成了很好的水景，用以點綴這俱樂部，使這地方生色不少。他們做各樣的工作，得了少許的報酬，竭力搜括就得了二十塊錢。

他們告訴我，這些錢就是他們的資本了。在幾個星期中他們匆匆忙忙，這樣的情形我以前是從沒有見過的。但是因為缺乏經驗，所以進行得很慢，當他們的屋頂和牆壁還沒有蓋起的時候，學校的開學期已經到了。他們自然覺得十分失望，但是我不敢說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收場，因為免得在這俱樂部造成以後，在他們兩人中間再爭論誰來作

這俱樂部的主人。

富蘭克林有一個很深的習慣，常是命令他左右的同伴。他的理由我以前是想不到的。我記得，有一天聽見他命令別一個孩子，我就向他說：

「孩子，不要你常常去命令別人，也要讓別的孩子去發命令。」  
「媽媽，」他舉起泥污的臉，毫不狡猾地說，「假如我不發命令，沒有事情會做成的！」

不到一個鐘點以後，他回到家中，身上衣服已換得煥然一新，因為這是家裏定着的規例，玩的時候他可以盡量去玩，但是他回到家裏吃飯的時候，必定要裝飾得非常整潔。實在說他對於外表毫不講究。

他有很好的衣服，他自然就換上了，但是那衣服是否配身，那他是完全不管的。

他往城裏去的時候，比較上留心到他自己的衣着；但是當我的祖父從城裏到我們鄉間來時，他也把這看得很是重要，把自己整飾了一番。

在富蘭克林的心目中，那最令他滿意的，乃是往自然歷史博物院裏去參觀。因為他對於博物院非常神往，所以他有時並不伴同我們獨自往那裏去。那時，他剛巧搜齊了赫特遜河上的鳥類，他的外祖父就給他在博物院裏捐了一個終身的會員，得到了一個金質雕鐫的徽章。他把這看得非常榮耀，隨便往甚麼地方他總隨身帶着；甚至我們往外

國去時他也帶在身邊。必定有人要想往歐洲去作旅客，帶着這美國一個博物院徽章，那有甚麼用處！

但是，事實却是這樣，這徽章顯出了很大的功效。在倫敦，有一次富蘭克林和他的教師同往南肯星頓(South Kensington)博物院裏去參觀珍奇的鳥類。但是他們到了那裏的時候，看見門外侍從很多，保衛那些服飾高貴的婦女和紳士。因為這博物院新落成了一處左邊的側屋，正舉行着高尚的園會，參加的人物都經過嚴格的選擇，而當時英國的王子，即愛德華第七也親自來到。

富蘭克林和他的教師商量之下，想出了一個很巧妙的計策。富蘭克林把他的徽章拿出來交給他的教師，再由他的教師去呈給那裏的門

房，因為他們兩人都覺得這由一個大人送去，比較由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送去，令人可信些。經過那裏許多戴高禮帽的人的商議之後，就令門房肅請他們進去款待他們，還以為這兩位客人是來參觀的不平常的科學家呢！

到了今日，我的孫兒女們提起這件事情，並不以為他們父親當日的行為很是可笑，反而以為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

富蘭克林對於建築方面的興趣冷淡以後，就轉而研究海軍的歷史，對此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今日他要被推為美國海軍史最卓著的收藏家，但是他開始作這種工作就在這處屋子的一隻箱子裏，在這箱子中他儲藏着一粒軍官制服上的鈕扣，一座小型的銅礮，以及一條從

軍帽上撕下的邊帶。我不知道這些有甚麼意義，但是每一樣都有來歷，而成了富蘭克林珍愛的寶物。

他常常喜歡聽關於海的故事，他的保姆就把一些故事講給他聽。每次講的時候，爲要使故事更爲有趣，那保姆總是隨着自己的幻想，加上許多奇怪的情節，以致引起了他的懷疑。有一次這樣講的時候，他讓她講完了那段故事，然後說：

『梅蜜，你所講的故事確是非常有趣味，但是我不敢說我相信真有那些事情。』

富蘭克林很有倔強的脾氣。譬如說，在穿着衣服方面他就不肯隨從我們的審美的觀念。我記得在他作小孩子的時候，有一次我給他穿



了蘇格蘭的短裙，後來我又給他穿了水手的服裝。他鬢曲的頭髮罩在海軍帽之下，顯得很是可愛。但是富蘭克林每次總是反抗的。現在，我還藏着他當日穿的一套衣服，但是我不大敢拿出來看，因為假如給富蘭克林看見，雖然他現在已經這樣長大，他也必要搶去撕壞的。

我這樣強制他穿衣服的事情，實在與我們平常主張養成他自立自治的目的不相符合。因為我們平常主張非但他的一舉一動要由他自己去負完全的责任，就是他對於所有的物品也須如此。例如有一次他的舅父華倫德賴諾送他一隻獵犬。我們就和他約定，假如他自己能夠去照養牠，他纔可以收受這件禮物。他答應了這個條件，直至今日，他還是保存着這種習慣。

一個整天在家裏的孩子，有時必定覺得非常厭煩。所以當我每天早晨往家中各處巡察時，他總是跟着我走，一路上和我談一些小的事情。但是走到廚房的時候，他就覷覷着不肯踏進門去，把他自己躲在我的身後。那個肥大的法國廚子，說着不純粹的英國話，用很親愛的樣式招呼着他。有時拿一些糖菓給他，要他表示出和他作親密的朋友，但是富蘭克林不是可以用這樣的賄賂來哄騙的孩子，即使他要如此，恐怕我們也不容許他有這樣的行爲。

我們對富蘭克林並不立下許多非必要的禁條，不准他作這樣，或是那樣，但是那爲他幸福而立的幾條規則，必須要他嚴格遵守。我們從不爲了要嚴厲的緣故而表示出嚴厲的樣式。實在，我們私自欣幸，

富蘭克林是一個很守規矩的孩子，並不需要我們嚴肅的管理。在管理方面，我敢說我遠不如他的父親，他循循引導着孩子高尚的思想，使富蘭克林不覺得這是出於別人的強迫，而以爲這是由於他自己的意思。因此他父親所下的種子，在富蘭克林身上就不知不覺地產生了影響。他的父親對於搜集郵票頗有興趣。而令富蘭克林也發生了這種嗜好，由於集郵的工作，使他得了許多地理上的知識。

富蘭克林作這種工作大多是在晚餐之後，當他把郵票分類黏貼的時候，我常是高聲讀書給他聽。有一個晚上他似乎並不像平常那樣地注意我的聲音，我就放下了書問他說：

『富蘭克林，我想我念着的，你一個字都沒有聽進去。無論怎

樣，你是沒有聽着我。」

富蘭克林仰起頭來，在他臉上露出古怪的笑容，十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將我剛纔讀過的末後的一節逐字背誦了出來。

當我表示出非常奇怪的時候，他就向我說：『媽媽，這有甚麼稀奇呢！假如我同時不能做兩件事情，我纔覺得可恥呢。』

富蘭克林這種不可思議的能力或者是由旅行的途中養成的。在火車裏，我和別的人談話的時候，他一個人把臉靠在窗上觀看郊外的風景；但是，過了一些時間，他就加入了我們的談話，一些都不纏錯我們的意思。這種事情常為許多人所欽佩，不相信他是一個從未進過學校的孩子。

雖然富蘭克林的學業的程度，與很早在學校裏受教育的孩子不相上下，但是到了後來，我們就覺得那已是他應當進學校的時候，我們不能再順着我們的心願，將他留在家裏，限制了他經驗的範圍。我們應當把他送到廣大的世界去，那裏他可以會晤許多和他同樣年齡的孩子，交換意見，培養友誼。

所以到了那一天，我們的隣居羅傑思先生夫婦帶着愛德蒙，我們也帶着富蘭克林，一同往格羅頓學校去，以後他就在這學校裏讀了四年的工夫。那時，學校就在次日開學，我們把孩子交給了校長，孩子的自負的心理令他不肯承認心中有甚麼難過，但是他的父母覺得這次的別離是很難忍受的。

福 斯 羅 子 兒 的 我



羅氏與  
母在下  
浦倍祿  
(amp  
oella  
時之合  
影，時  
羅氏學  
習航海  
甚勤，  
這不成  
一海軍  
專家。



羅氏 十一 八九 三年 時與 其母 合攝 之影





○ 一八九九年與父母合影之三，時羅氏將入哈佛大學肄業。



羅斯福氏  
之夫人，  
結婚于一  
九〇五年  
三月十七  
日，時羅  
氏年二十  
三，夫人  
年二十，  
爲羅氏遠  
房之堂妹  
，由西奧  
多羅斯福  
總統證婚  
。

## 二 學校生活與婚後生活

我們送富蘭克林到了格羅頓，將他留在學校裏，他並不流淚，露出惜別的神情，或者他心中有些畏怯，但是面上却顯出很剛毅的樣式。在那以後的幾日中，我總時常想他初次一人默坐着，在那小小的一間臥室內，這在以後的四年中就須作了他的家庭。我恐怕他會過不慣那種新環境的嚴肅的生活，然而我這些牽掛却完全是過慮，因為他很喜歡這宿舍的簡樸的情形。他的床，椅和書桌就成了他的堡壘，而

中古時代的王族也不能如他那樣的躊躇滿志。

我初以爲他當日的的生活是極艱難的一條道路，因爲他所進入的那個學校，其中的孩子大多已有兩年的歷史。在那些時間中他們定必早已選得了他們的朋友，尋獲了他們的興趣所寄的事情，而把新來的孩子看作一個陌生的來客。後來我知道富蘭克林在這方面並未感到任務的困難。他的自然而和氣的微笑足以消去了別的同學的歧視，我想不到早年那樣怕羞的一個孩子，竟能勝過了他的困難。別人告訴我，他處在和他同樣年齡的一羣孩子中，昔日怯生的心情正如冰塊化解在溶溶的春水之中。差不多一夜過去之後，他就變作了一個善於交際與聯絡的能手，并且很大方地參與學校中各樣的活動。

無論他所從事的是勝利或失敗並不左右他熱誠之心。他對於各項的遊戲都具有從心而生的興趣，但是其中任何的一項他都不特別地擅長。他作足球，棒球，田徑賽，各項的運動，我相信他從沒有列在第一組 (first team) 裏。他曾有一次做過棒球隊的幹事，在我不正確的眼光看來，以為是很優越的地位，但是據我的孫兒女告訴我，這只是不很爲人歡迎的差司，那主要的職務是管理運動員的衣服，預先到球場上去用劃線機劃白粉，在旁邊給運動員吶喊鼓勵——這些從不爲球場上角逐的英雄們所注意的。

他在學課的作業上成績很佳，但是也並不顯着是一個優異卓越的英才。在某次辯論會中他這一方面得勝，他得了一點小小的勝利，但

是他也有失敗的時候。那些孩子們小小的年紀却討論着重大的題目，一次他們討論應否廢止死刑的問題。另一次他們爭辯美國增加海軍的議案。更有一次他們苦苦地爭論英美聯合保障中國領土完整的理論，而在富蘭克林最後的一學期中他辯護在菲列賓人有自主能力之後就當讓他們完全獨立——結果他却失敗了。

但是孩子易變的心理使他們脫去了政治家的面具，恢復他們嬉戲的童心。每當他們爲這種心理激動時就先去求得校長的允許，然後他們中間兩三隊的人齊往邨莊上去買兩毛錢的糖菓。這在他們一星期的用費中只餘剩了五分錢，這是預備在禮拜日充作教堂的捐款的。

他們把所購得的糖菓去藏在深林裏用樹枝搭成的木棚內。假如運

氣好，不被別人發覺，那麼在星期六游玩的時間中，他們奔回去拿出來自由自在地咀嚼，但是他們的敵派常常往那裏去巡搜，給他們尋到以後就悄悄地急忙偷吃盡了。

這樣常常去招呼那些糖果店，就使學校的病房有人滿之患，但是當富蘭克林往病院裏去時，並不是爲了那樣一次小小的病痛，却是當日認爲最危險，今日也是以爲很可怕的腥紅熱。他染病之時，我的丈夫和我正在國外巴達諾亥 (Bad Nauheim)。每天從那裏有電報來報告，說富蘭克林的病况已日漸痊可，勸羅斯福先生絕對不必親來視察，免致阻撓了他自己養病的計畫。豈知這些消息全是用以寬慰我們遠道親人的憂心的，而富蘭克林的病况那時已入了嚴重的狀態。

他和其他的兩個生着同樣病症而漸趨痊愈的孩子同被隔離在一處屋內。這三個孩子的病況，已日見進步，但是其中的一個——我恐怕就是富蘭克林——做了一件惡作劇的事情。他們的看護是一位走路蹣跚而心地却很柔和的人，她常常往孩子的房中去察看他們的病況，當她一轉身的時候，他們就去攔住她的衣服，待她再轉過身來，他們裝着輪子的小床就在光滑的地板上不住地轉動，他們就這樣以為笑樂。幾次演習了這樣惡作劇的戲弄，富蘭克林還未完全復元的病體又復重發。我們得了這個消息，就急忙趕着最早的船歸來，但是當我到了之後，他們告訴我，除非我願意也和別人隔離，我就不能去看望他。

那時我就設法規避了禁止訪問的規例，用一架高而不穩的梯子，



擱到那病房的窗子上，爬到上面就可以看見我們那久病新愈的孩子，並且還可以和他談話。我每天總有好幾次這樣爬到梯子上面去。他看見我探身到窗子旁邊時，在他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絲驚喜而苦痛的微笑。他的臉色慘淡無血，瘦削非常，以後我們的一位隣居把他叫作餓瘦了的古巴人。

似乎富蘭克林揀選了學校生活的時代來專過生病的日子，他連續地生了多次的病，這或者由於他在幼年時深居簡出，與外界的人隔絕，所以在早日阻止了那種病症的發生。他接着患了腮腺炎(Mumps)和麻疹(Measles)，那後者雖然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小病，但是確實影響了他畢生的生活方式。

正在那個時候，西班牙與美國發生戰事，富蘭克林與他的學友讀着報上的記載非常神往，夢想着要去作沙場喋血的英雄。他們這種冒險的計畫事前我一點沒有知道，自然這在以後我纔曉得，他和一個密友深深爲戰鬪的精神所感染，同謀逃出學校去投効軍隊。我想每個孩子的生活中，至少總有過這樣的一次試誘，要逃脫他現有的環境和打破羈縻他的束縛。但是，據我所知，這是富蘭克林僅有的一次，表露了青年時期意志未定的弱點。正如一切的事情一般，他立了一個計畫定必要將這個計畫實現的，恰如我在以上說過，假如他不在那個時候出於天意的叫他生一次麻疹病。

他和他的同伴祕密和一個常常到他們學校裏來的麵包師商定，私

下將他們藏在裝麵包的車裏，由一隻肥壯而笨滯的馬，將他們從一處帶往另一處地方。這麵包師在本地是一個非常爲人熟悉的人物，自然不會有人去查看他車子的內部。這兩個孩子節省了幾個星期的用費，預期可以抵達美西交戰的地帶，以爲及至學校察覺他們早已遠在幾千里之外了。并且因爲他們有超過他們那樣年齡應有的身量，必定很容易被軍隊中收錄，那時我們也沒有力量可以去制止他們了。

但是在那極關緊要的早晨，這或者是由於命運使然，他們醒來的時候喉痛流涕，頭漲欲裂，這兩個小孩子得了這樣一個小小的身體不適的現象，就把那戰爭的威武的榮光暫時拋到了九霄雲外。以後他們知道這僅是癩疹的現象，愈令他們覺得非常慚頰。自從經過了這

次的羞辱，就終結了富蘭克林早日從軍的雄心，而他以後的學校生涯中，並不為豪勇的思想所阻礙，安和平順，直至他畢業的時期，那時，他的父親和我都去參觀他的畢業的典禮。

在他患過幾次的疾病之後，我們很受極大的試探，要去溺愛富蘭克林。我很想或者把他帶回家中靜養一個長久的時期，或者由我常常親自往格羅頓去察看各樣的事情是否都很妥適，這樣纔可使我安心，但是我却很快地拋棄了這種思念。在那些日子，週末的假期尙未通行，而請假離去學校又常是為學校所嚴格阻止——這不能說是不好，因為孩子在學校中非常安適，居住飲食也很合宜，並且也沒有機會如今日的孩子一般餓着肚子往戲院中去，或是作其他放蕩的事情。我們

不往學校裏去，也爲着這同樣的理由，因爲我們難得往那裏去，可是在去的時候更受歡迎。

但是這却表示富蘭克林必須定期寫信到家中來，他很辛苦地，也很謹慎地每星期寫一次家信。從大體說來，他寫的都還不錯，因爲每星期必須尋出一些事情來報告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個學生的家信大家都知道常是缺乏情趣與意義，但是，公平地說，我想不起富蘭克林的信在這兩方面有那一處缺點。他的信札簡短而恰當，正如他自己的性格。以後他的信件，即在公務忙迫之時，也從不棄除他舊日的習慣，而出之於文牘之手。

然而他親自執管信件的事情，却令他遇見了小小的窘困，至少這

對於家庭中的一個幼輩是如此。我記得有一次富蘭克林回到家裏來進中餐，從衣袋裏摸出一封顯然是女性寫的，而且芬香的函牘，他抽出那淡藍色的信紙，鋪平在桌子上，高聲唸出『親愛的羅賽』。那時，我的大孫兒，已有十七歲，長得和他父親一樣高了，聽見了就從座上飛一般地去搶過那封信來。於是全桌的人都哄然大笑。

現在我再回到富蘭克林在學校裏的情形。時光漸漸過去，我們也就少聽見他在學校裏作那頑皮的惡作劇的事情，因為那時他正要預備哈佛大學的入學考試，他並不是一個臨時抱佛脚的人，所以他就早先應備，希望一顯能手。一到最高班第六年級，那各個學生的程度就很清楚了。在他們這一級裏，有六個學生常是名列前茅的，我敢誇口地

說富蘭克林常是其中的一個。

從各處預備來投考哈佛大學的總計約有一千多學生，他們那六個人在這次的入學試驗中都名列榜首。我們對他這次的成功都覺非常驕榮。但是，富蘭克林對此，却滿不在乎，無論這次的考試，或是他從前各學校會試得的拉丁文首獎，他並不以為有甚麼了不得。獨是對於打破學校記錄的七尺三寸半的跳高，幾年之間沒有被別人勝過，引為非常得意。

在一學期規定的程序之後，富蘭克林常是歡候暑假的臨近。有時他參加格羅頓學校組織的學生野宿團，但是他更常往干浦倍祿（Cam poello）去避暑，那是離緬因（Maine）海岸兩哩遠的一處海島，我們

在那裏有一間小屋。從這荒野隱僻的去處，他常常開船往外去作航海的探險，這些事情，我還清楚地記得許多，歷歷如在目前。

有一個夏天——我記得那時他纔十五歲，勒思洛勃朗（Lathrop Brown）也有幾個星期和我們住在一處——這兩個少年坐着我們給富蘭克林的二十一尺長的遊艇出發往大曼倫島（Grand Manan）。他們惑於當時一種無稽的謠言，說那橫行海上的大盜啓特有藏金埋在那處島上，所以他們決意要去探察掘發。他們一到那個古洞就動手工作。掘得沒有多少深就找見了一塊船板，上面刻着WK兩個字（即William K的縮寫。）他們高興得如同發狂一般。他們以為那無盡的劫掠而來的寶藏定是在他們的腳下了。整個下午他們用力掘着一層層堅硬的



泥土，直到後來他們纔決定那一定是他們同伴中間的好事者，在木板上刻了那兩個字埋在那裏尋他們開心的，叫他們作了這半天健身的運動。他們回家的時候，路上起了霧露，這正是晚餐的時分，他們眼前沒有別的食物，只有一些鷄蛋和一個爐子，却沒有燃料可以生火。他們正在愁眉鬱結的時候，却尋見艙內藏着的一瓶糖酒，就喜逐顏開，把這酒倒在爐內生起火來，將鷄蛋煮熟，吃得津津有味如同盛筵一般。

我想許多做母親的，當孩子在外面，隔宿沒有歸來，也不得着消息，心中必定要憂急起來。但是我對於富蘭克林却没有這樣的不安。就在他那樣的年紀，他已經懂得許多航海的事情，不會冒那些愚蠢的

危險的，而他遲延歸來也只是說他覺得那時不便開船。在他天性趨向海洋生活之外，又獲得了航海的淵博的知識。雖然他常從很遠的地方歸來，我只有一次不知道富蘭克林爲何耽誤了半個鐘點還不回家，說起來，我的孫兒都不大相信的。

這一次，他出發的時候天氣晴朗，却是在歸途中不期有了數年來很少見的大霧。他就轉入東北海港，在那裏他有一些朋友，就從該處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告訴我他所遇見的困難。他在那裏住了一個星期，看訪幾個舊友，很快樂地度了幾天的功夫，更在那裏玩到一種當時以爲很新奇的『考而甫球戲。』

他對於這種遊戲非常有興，決意要把這遊戲行到我們住的那個小

島上來。他辛苦熱誠地把許多有用的精力來築造該島上初次見面的『考而甫』球場。那些長住島上的居民，看見他剷去那可愛的草地，還莫名其妙緣故。打球的時候，雖然富蘭克林高聲喊着『走開』，那些旁觀的人還是莫名其妙地站着不動。他只好閉着眼睛將球打去。場上時常有許多羊擠着吃草，所以那次島上的『考而甫』球比賽，富蘭克林得的錦標，不知是算打中幾個穴，還是打中幾隻羊。

假如說一個人對於地方有特別的愛好，那麼富蘭克林所最熱愛的要算干浦倍祿了。那裏令他感到興奮的潮汐激蕩的海濱，充實了他早年的生活。他許多最愛回想的事情都是在那裏扮演的。其中一些真有危險，縱然他自己笑我這樣說。

有一次的暑期中，我們住在那裏的時候，他駕着一艘較大的船，作一兩天的航行。到了晚上他的船停在一處海灣裏，旁邊却有一隻小的帆船。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看見那船主是他認識的，就到那邊船上去游覽。富蘭克林問他船上帶了些甚麼貨物，那船主就顯出非常不耐煩的神氣，說裝着一些蕃茄。

『從大曼倫島帶蕃茄往緬因嗎？』富蘭克林不相信地反問着。

『這不是和平常的方向相反了嗎？』

『不錯』，船主告訴他，『這個年頭是倒轉來了！』

『你把那蕃茄藏在那裏呢？』富蘭克林接着又問。

『在那船艙下面，』船主指着那用木門拴住的木板門。

「噢，你說的就是那販買來的中國人吧，我的母親在中國多年，她告訴過我有人專作這種買賣，」富蘭克林有意這樣說，我時常覺得他那時說穿這件事情真是大胆愚傻的行爲。

「孩子，你說話留神些吧！」那船主很不願意和富蘭克林再說下去。

「你有多少蕃茹？」

「十八個。」船主勉強答着。

「那麼今年的中國蕃茹每個值多少錢？」富蘭克林漫不經意地問着。

「一百塊錢一個。」那時富蘭克林想着要回自己船裏去，船主也

向他這樣示意，於是他就留下船主去作私販人口的買賣。

這樣的舉動確是不像一個明曉世故，思前慮後的哈佛大學的學生，但是假如他的同學告訴我的這個故事是可信的，那麼我也不以為可異了。

凡是有甚麼無關重要的惡作劇的事情發生，富蘭克林必定在這個計畫中有分。這種事情上他有些與他的舅父華倫德賴諾（Warren Delano）相像。德賴諾在早年的時候鬧了一次事情，將衣服去穿上一處公共場所的銅像的身上，使警察和救火會的人都趕來把那衣服脫去，這使他讀書的學校——哈佛大學的教職員也非常震怒。

不知是富蘭克林運氣好還是見識高，他做的頑皮的事情却沒有衝

犯過法律，縱然如此，假如我做了波士頓戲院的經理，當富蘭克林和他的同學擾亂了戲院的演戲，我定必要送他們到法院裏去的。

在那些日子，戲院的慣例在演習熱鬧的場子時，常在外面招一些臨時的演員，揀選那些年輕而舉止合宜的人來充數。在這一次的時候，富蘭克林以及他的一些朋友就去應徵作執槍的兵丁，穿着美麗的戲裝，出演到舞台上。那時候，戲劇中的主角，牽着珠寶鑲嵌的馬勒，帶出了一匹壯麗的白馬，開始歌唱當晚最重要的壓軸戲。忽然那些看客嗤嗤竊笑起來，那笑聲壓下了那主角最得意的歌聲。那唱戲的人看出那些執槍的兵士正在吃吃癡笑，用鎗去刺他的白馬，可惜這發覺得已經太遲了。從此以後，戲院裏就再不去請大學裏的年輕學生來

加入演戲了。

這種惡作劇的趣事，我當時一些都不知道，雖然當富蘭克林第一年在波士頓的時候我也住在那裏，起初我住的地方離大學很近，預備他有事需要我幫助，以後却搬到很遠的地方，可以不去侵擾他的學校生活。我的丈夫，在富蘭克林往劍橋去了三個月之後，就去世了，那時，我一個人孤獨地住在哈特派克 (Hart Park) 的房屋裏。

我一個人住着的時候自然是很安靜的，但是，在週末的時候，富蘭克林常常帶着朋友到這屋子裏來，他們歡笑與富有生氣的精神，打破了這房屋中沉寂的空氣。

有時他留在學校裏，不回到鄉間來，因為他常是要去參加禮拜六



的晚宴，那個時候那裏還不通汽車，必須步行來回，所以時間就夠不上了。

他和勒思洛伯勃朗，在學校裏有一個很舒服的房間，當我一給他們安排好之後，就很難得再去看他們。我想一個做母親的不應當常常往學校裏去看問孩子，而我去看富蘭克林也只有難得的幾次，爲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他的寢室，我記得，是一間普通大學生住的宿舍。牆上裝飾着校徽，紀念物，以及他們所屬的會社的符號。他加入音樂會，政治研究會，以及飛行會等等的組織。他二十一歲的生日（西俗二十一歲爲成人的年齡）是在飛行會中舉行的。

這次的宴會他請了約有十二個朋友，告訴每一個人都要穿特別的服裝到會。這一夜恰巧該處又有別的朋友宴會，於是他們就併合起來，直至半夜，到了一兩點鐘，纔盡歡而散。

我把這次簡單的，不大事鋪張的宴會，比較我們今日時常聽見的，那些盛筵起來，覺得也沒有缺少甚麼真實的樂趣。

當時的哈佛大學，比較其他別的任何大學，更是主張自由放任主義。在大學第一年時有一定的必修的主要科目，當一個學生在學期試驗顯出非常完美時，以後他就可以把他的時間完全用在他所喜歡的事情上了。

富蘭克林在學校中主要的活動是辦理『紅報』(Orinson)，這事

情開始在他升入大學第二年的時候。最初他作編輯員中間的一個，以後他就變作總編輯，最後他當了他們的會長。他在這中間顯出專作批評的精神，就很有力地引起了每個學生和教員的注意。他著文批評校內各種的缺點，但是他也充分獎飾校內各項的善政，所以在短時期之間，別人很佩服他公正的眼光，而得到很好的榮譽。

那時候，六月已經臨到，富蘭克林就急急忙忙地籌劃假期中所要做的事情。有時我們在哈特派克避暑。這令他特別的喜歡，因為他可以帶着幾個同學一同到家裏來，那時，羅傑思也帶着他雅魯大學的同學到那裏。他們白天作各種的玩耍，晚上有時跳舞，而這兩處就常常併合起來舉行大規模的家庭宴會。

但是，在某年上學期的末了，富蘭克林和我決定往北谷去避暑，因為我們兩人都沒有到過那裏，我們作了一次很美滿的航游，同行的人也很合適，并且那裏也不缺乏招待。

我記憶得這次旅行途中，富蘭克林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不大體面的事情。我們的船停在峽江裏，發見德皇的游艇也在那裏，富蘭克林喜歡船舶的心就令他決意要找一個機會到那船裏去參觀。他如何得到他們的延請我記不得了，但是我却清楚記得他帶着一個很體面的同伴往那邊船裏去。他們並不着意要去見德皇，從甲板上我們可以看見德皇漫不經意地審視這兩個青年人。以後，他們偷了一件紀念的東西回來！這只是不值錢的一枝鉛筆，但是這是從德皇的書桌上拿來的，以

後，富蘭克林津津有味向我解說，這枝筆的意義是在於有幾處着過德皇的幾個牙印！富蘭克林如同寶物一般地鄭重送給了我，這枝筆，現在不知道是用完了，還是遺失了。

在哈佛大學第三年終了，富蘭克林本是可以得到學位，進入法政學院去的，但是因為他一心專注在辦理『紅報』的事情，仍舊在哈佛大學裏留了一些時候，好使他專理報務。到了大學四年級中他被舉為永久的級長，這個任務就是要聯絡同學畢業以後與大學的關係。

像他那樣年齡的孩子，常是很注意於種種小事的得失，假如富蘭克林不忙於各種雜項的事務，那麼他那次沒有得到網球的錦標必定會令他認為嚴重的失望。但是當時有許多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一樣就是他着迷於收藏古書。然而他不久就覺得這種事情需要大批的金錢，所以他不得已而求其次，專致於他所最心愛的海軍書籍的搜集。假如有人在屋子裏找不見他，那麼到舊書舖中去必定可以發見他的踪跡。在那一個時期中他搜集了幾千冊的書籍，此外還有一些平常少見的圖畫與紀念品，這些東西，至今在我們紐約的家裏佔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在他哈佛畢業之後，富蘭克林，勒思洛伯勃朗，和我同往西印度羣島去遊歷，算是恭祝他們畢業的典禮。拿我一個人來說，這幾個星期的功夫是很可愛的，但是我不知他會不會因為我和他們同道而阻礙了他們的快樂。

我們停在一處碼頭的時候，想着往聖胡安山 (San Juan Hill) 去。

富蘭克林與他的一個朋友決定騎馬旅行，而勒思洛伯和我就坐着大馬車。當我們回到鎮上來的時候，我覺得聖胡安在那短短的一天中也真令我看夠了，所以勒思洛伯和我回到船上去吃飯。但是富蘭克林和他的朋友，決意要留在鎮上吃當地的晚餐。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們從菜館裏出來，到了碼頭上，他的一個朋友是很講禮貌的人，堅決要令富蘭克林先上一隻小的渡船，富蘭克林也爭着和他客氣，結果他們兩人同時跨上那隻小船，這船立刻就翻了，兩人都沒在水裏。富蘭克林知道這處有傷人的鯊魚，就急忙游水到岸上；但是他的朋友不知道有這種危險，在水裏游泳起來，不肯上岸。末了他就去拖他上來，在水

裏他還和他爭論，但是等他知道了這個緣故時，對着他這種義勇的行爲，急忙感謝不置。

我們這次的遊歷平淡無奇，但是當我們回到家裏以後，在我們的家庭裏，生出了很不平凡的事情。我們一個人都不知道，富蘭克林與一個遠房的族妹，安娜愛蘭娜羅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訂婚；她是一個十九歲的女子，在她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她，并且很愛她了。她的父親意大利沃德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是我的孩子的教父。這件事情，就是那在學校裏和他同房間的勒思洛伯事前也一些沒有知道，這件忽然臨到的『羅曼思』，直至他接到富蘭克林的信，告訴了他這個消息，他纔和我們表示出同樣的驚訝。



我恐怕有人要想富蘭克林這次戀愛的事件，一些都不給任何人知道，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這所以令我們驚怪，或者因為他從來不是黏住在女子身邊的人。我記得我沒有聽見過他講到女子們，或是單獨一個女子的事情。只有頗可紀念的一次，他帶着一位年青的女子，駕着馬車往長島（Long Island）去遊散，途中這位女子昏暈了，他惶恐得手足失措。這出乎意料的事情使他大吃一驚——這時他手一鬆，馬就溜了韁。兩個反覆的念頭在他心中思量，是先去救醒這個女子，還是先去控制那匹逸馬，幸而前面路上有東西阻住了，車子突然停了下來，這一天就得平安無事。

這簇新的訂婚的熱潮平息，而家庭間宴會的酬應也弛緩之後，這

兩個孩子就各自進行他們的計畫，富蘭克林進入哥倫比亞法政學院，而愛蘭娜也預備作新嫁娘的事情。一九零五年三月十七聖派屈立克（St. Patrick）的紀念日他們在愛蘭娜的姊姊，亨利派立許夫人的家中行結婚禮。這次的婚禮很是華麗莊嚴，由格羅頓學校的校長皮波台博士（Dr. Henry Pebody）主持婚禮。當時美國的總統西佛佗爾羅斯福爲他的姪女行抱送禮。而他的女兒愛麗絲就作了女傭相。

愛蘭娜和富蘭克林，就在今日，想起了當日的情形也常常發笑，因爲當那婚禮一完畢之後，他們預備和衆賓客寒暄，却見他們都忙着去招呼總統，却不十分注意這一對新人。他們圍住了羅斯福總統，和他握手談笑，而這新夫婦兩人却被冷清清地留在一旁。

富蘭克林在這學年的法政學院的功課一完畢之後，他就和愛蘭娜往國外去補作蜜月旅行，他們在外面度了一個夏季。回來之後，在三十六號街租了一處十二尺寬的小屋子。他們在不妨礙富蘭克林學業的範圍之內，盡量的招待別人到他們家中。這座屋子實在是很簡樸，但是却很舒適。富蘭克林把他所珍藏的書籍和畫圖搬到他的家中，而愛蘭娜天性是一個善於治家的人，在這小小的地方佈置得異的精美。

在富蘭克林法政學院第二年末了稍前的一些時候，他們生了一個女孩子，那就是安娜愛蘭娜（Anna Eleanor）。她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在小娃娃的時候，就有金黃似的頭髮和深碧色的眼睛。

次年一九〇七年，富蘭克林完畢了他的學程，初次進入社會去工

作。他加入了加透，賴特夏，米爾博公司，他辦事的努力和熱誠，不久就令他升作公司的總事務員。在短期的程序之中，他努力實際施展他平日所得的學識；他覺得這個職務可以使他大展經綸，而他辦事的熱誠，却是他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的特點。

但是他也並不把他全部的時間沉浸在工作裏，却也把一部分的時間去作健康身心的遊戲，據我的舊的眼光看來，那未免是有危險性的。富蘭克林縱然很喜歡哈特派克，特別是那裏的森林，但是他的趣味常是轉變到別的事情上。那時，他初次買了一輛福特車，他常駕着車從紐約往海光去，該處是他與愛蘭娜的避暑之處。那輛福特車不知因何緣故，只有高度聯動機（High gear），所以車行動時不能一時

制動。以後愛蘭娜和她的弟弟霍爾也駛了一次，回家時把門口的走廊都撞毀了。

即在富蘭克林結了婚，作了兩個孩子的父親以後——那時雅各已經出世——他還是接着愛蘭娜的勸告，仍舊在每年夏天繼續和幾個哈佛的同學作短期的旅行。有時人數比較多些，但是也總在六個以下，因為這樣他們在一隻小船裏不致過於擁擠。

那些短短的假期使富蘭克林的生活得到很好的調劑，因為在一個冬季中他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他在那個時期的每個週末中，常往哈特派克去，作滑冰和冬天的遊戲，但是無論他怎樣熱烈地戲玩，他對於工作的興趣是不會因此而減少的。他工作的機關有應牌機械公司，

他的父親從前也會在這公司中任事，荷蘭部的來士古好克與賴特公司，並且他又加入荷蘭部俱樂部，在那裏他得到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和那些熟悉當時政治問題的人作種種討論——因為即在當時，他對於政治方面已有濃厚的興趣。

那時，愛蘭娜全心照料着家庭的事情，這家庭中，加上了依麗亞德的出世，總共已有三個孩子了。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她還是熱心讚助着富蘭克林的事務，不久，她也如富蘭克林一般地專心着社會問題了。

富蘭克林那時作了瑪紋，好克，羅斯福，三家合組公司中的事務，照當時的標準說，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律師與很受人尊視的國民。

他費了許多的思想與注意力去謀社會人民的福利，以爲這是一個國民應有的責任。

富蘭克林漸漸在哈特派克區域內費了更多的工夫，擔任了許多社會公共的事務，繼續他祖父和父親的事業，他的祖父曾作過格羅頓學校的信託人，而他的父親也曾任過該地的鎮長。

因此，無怪當地的政治領袖，當他們要從當地提出一個合式的人才去參加州議員競選時，必須要提出富蘭克林的名字。因爲多年以來的慣例，常是要選出一個世居該處的人去奪取共和黨的政權，攪到民主黨人的手裏。那時，共和黨人的勢力，根深蒂固很難將牠動搖，富蘭克林自然不很願意費了幾個星期辛苦的工作去從事逆料結果失敗的

競爭。然而在民主黨會議的前三日，他的朋友們懇切地告訴他，他的候選作州議員，無論結果是失敗或勝利，只是他應盡的愛國的責任。他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考慮，決意加入這次運動，奮鬥到底。

那時，富蘭克林初次開始他的政治生涯，所以政界中人對他並不十分注意。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心中究竟有幾分可靠的把握，但是當他一說出『我要得勝這次的選舉』，在我的私見中就覺得，這次選舉的勝利定是屬於他的。





羅氏任紐約市長時宣書之情形



今 日 之 羅 氏 母 子

### 三 從州議員至總統

富蘭克林參加州議員競選所發的第一次號砲，在四鄉起了很久的回響。他大胆地用了一輛汽車去作巡游的演講，因為汽車，在當時農夫的目光中看來，是一個可駭的怪物，只是揚起灰沙來迷住他們的眼睛，撞翻他們的木車以及驚走他們馬匹的。他和那同時被舉候選的科耐爾先生（Richard E. Connell）不但租了這輛不受人歡迎的汽車，更是選了紅色的蓬車，來供他們選舉運動中的馳驅。其實他不從傳統的

習慣，用馬或馬車，而改用汽車，有更長的深意。因為他看到當時離選舉的日子爲日無多，假如他們遵守舊日的方法就不能走遍選舉的全區。富蘭克林有一種清楚的見解，就是若要得勝這次的選舉，他必須使他自己和每一個有選舉權的人作直接的個人的接觸，而只有用迅速的交通的利器，纔能使他有達到這個目的的希望。

我聽說在共和黨的團體中，隨時聽到富蘭克林這樣活動的新聞，頗表露歡快之情。雖然如此，科耐爾先生與我的孩子繼續進行，並不爲敵黨的譏笑所擾亂。凡是有人願意傾聽他們，他們就和那些人演講，他們常在一天中演講七次之多，有時在市政廳中，公共的場所，栗子園內，或是有時站在草堆上面。任何一處地方，只須有得一票的

希望，他們也樂於追逐。

他們演講的要點，乃是反對『政治上的壟斷主義』（Bossism）而很簡短地講述政治領袖攬權制度的崩潰。這個題目，在當日正如今日一般，是深入人心與切中時弊的。在他們熱烈的切望之中，常趨向極端地演講，以期獲得每一個可靠的票權，這種聲嘶力竭的情形，他們兩人在今日回想起來，也覺得似乎很可笑的。

我知道有一天，他們紅色的車子駛到一處鄉村的路上，科耐爾不期地把車子停在一處學校的前面，下了車子，招呼富蘭克林下來跟隨他。一走進校門，科耐爾先生把帽子脫下來一揮，自己向那教員說：「太太，我是到這一帶來作競選演講，我希望能得到允許，向這

裏的學生作幾分鐘的演說。我不會向他們談論政治上的事情，但是要說一說愛國和美國國旗的意義。」

他們很有禮貌地聽了他的一篇講演，當他和富蘭克林退了出來就自己迷惑起來，覺得他所講的這篇很好的演說着實是無謂的浪費。

富蘭克林就問科耐爾說，「請你告訴我，爲甚麼你費了十分鐘的工夫向那些連一票選舉權都沒有的小學生們演講？」

「很好」，科耐爾先生說，我把這理由講給你聽，「我十年以前就已從事競選，但是從那時以來從未得勝過。照我計算，我以前從事十年，我以後還有許多年，我將要在這一帶的孩子中，盡量向一些夠數的孩子演說，這樣在他們長大以後就會來選舉我了。」

他們的時間非常寶貴，富蘭克林也無法爭論科耐爾先生的論理，這樣倒也很好，因為不多幾日以後，他領他去作了另一次遊行，費了更多的時間，却更沒有甚麼用處。

他們在一天下午很早的時光，帶着很多的雪茄煙和預備着很好的講演，要往那些沒有決定選舉那一黨的人中間去遊說。他們在每一個農夫家裏下來，催促每一個人，說假如他們願望有一個好的政府和一個盡責的代表，就應當投票選舉他們。他們一路和人握着手，拍拍小孩子，讚美着他們鄉邨的風景，就此離了那些地方，他們覺得十分滿意，假如那些人所應許的會當數，這次選舉的勝利定是屬於他們這一黨的。可是，可笑得很，他們當天早就弄錯了路徑，這兩位紐約州的

候選人，却化了四個鐘點很寶貴的光陰去勸告康涅狄格州的人民來選舉他們。

幸而，從這次選舉的結果中看出，他們在那四個鐘點中所要得的票權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出乎每個人的意料之外，富蘭克林以多一千一百四十票的票數當選，而平常民主黨所不足之數至少也有三千五百票。

當富蘭克林選舉得勝的新聞傳到『大帖姆』蘇利文在湯麥耐的總部，『大帖姆』自然要查問那使他的區域轉入民主黨人手中的那位得勝者的歷史。顯然他所能查出的，只是富蘭克林是西佛佗爾羅斯福的遠族，這一個消息必定很令他心中吃驚，因為他轉過來向他的助手作



了一個評語，這句話常在以後數年中被入引用的。

『你知道那些羅斯福家裏的人』，他談諧地說，『這個傢伙年紀正輕。還是趁他沒有成名就把他壓下的穩當些。假如你不這樣，那麼他長大時可更了不得，會做出許多令我們爲難的事情。』

這句話幾乎成了一句預言，因爲他任職不久以後，就開始竭力反對『政治壟斷主義』，以期不負他選舉時向人民所作的約言。

在富蘭克林作議員的時期中他在各項的工作上努力活動。他作森林，漁業，運動，各委員會的主席，此外又在河運，鐵道，農業的各委員會中作委員。他在主義的爭辯上常得勝利，並且他常常竭力反對那些沒有價值的計劃。總之這一切可貴的經驗更充實了他的生活，但

是轉瞬任期已滿，他覺得要重去作商業上的事情，以及再操律師的職務。很有人慫恿他重作選舉的運動，但是一九一二年他很決意地將這個念頭拋開。但是他剛是這樣決意，就聽見謠言說他的政敵非常得意他這次退出了競爭，並且說即使他要重行參加，他們也必定要竭力反對。於是他就改變了他的計劃。

他又去作第二次的政治演說，這次他宣告自己繼續作政治生涯，並且請求有選舉權的公民們擁護他，不必單聽他所作的應許，更須看他往日所行的政績。富蘭克林遊行到選區的各處，重又晤見他舊日的相識，認得許多新的朋友。這時，愛蘭娜與她的孩子住在哈特派克，等候這次選舉的結果。他常是堅信演說有轉移人心的力量，所以，無

論人數如何少，他總不肯失去向羣衆演講的機會。

一個下午傍晚的時分，他定着往包林（Pavilion）演說。這次很有明顯的順利，那時他就在該處的荷蘭飯店中吃了晚餐，就回到家中。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披閱報紙，看見報上第一行的大字，令他頗爲驚異。那個大題目是：『荷蘭飯店全部焚燬，羅斯福議員從火中救婦孺脫險，義勇可欽』。直至今日富蘭克林還是要查出當時是誰頂替了他的名字，使他成了當地的勇士。

這次誤傳的新聞，雖經聲明失實，不知對於他的選舉有否多大的影響，這自然是不能決定的，但是這次運動的末了計算票權，他比第一次所得的更多。

正當那時國家的政治舞台上起了很大的爭逐，富蘭克林久已欽佩胡屈洛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爲人，因爲從他作新澤稷（New Jersey）州長的任上顯出他的偉大的領袖英才，在一九一一年時富蘭克林往特稜吞去會晤他，很願意將來選舉他作總統。從那個日子起他不住地努力這件事情，要達到他的目的。他組織了一個會，叫作『紐約州威爾遜會』，這會的目的是要推舉威爾遜先生作總統候選人。這時有一位克喇喀先生（Champ Clark）和威爾遜先生競爭，富蘭克林費了許多的力量和計謀，纔在第六十四次的投票中使威爾遜先生決勝了美國總統的名位。

這時以後，他又退而作一些家庭中的事情。

在威爾遜就職作總統以後不多幾日，他往華盛頓去作短時間的訪候。他住在那裏幾天的工夫中，有人商議着要請他做財政次長，或是紐約海關的監督，但是富蘭克林對於這兩項職務毫不介意，請他們不必多爲他費心。但是，一次偶然碰得湊巧，他在會議前幾個月的工夫中去見海軍總長約瑟福但尼爾 (Josephus Daniel)，他很賞識了我的孩子。所以當但尼爾請富蘭克林就任海軍次長時，我的孩子，因爲他素性喜愛海和船的緣故，只略略遲疑一會就慨然答應了。

不多幾日，他的任命就被批准了。富蘭克林辭退州議員的職位，帶着愛蘭娜和孩子遷往紐約，向愛蘭娜的姑母科來思夫人租了一處小屋作爲住家。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七日，他們的結婚紀念日，那時富蘭

克林正三十一歲，他宣誓就海軍次長的職位。

他對於生活的新的環境很快就慣熟了，這或者因為他和愛蘭娜都不令他們自己稍微改變他們平日的生活的態度或生活的方式。他們兩人都不喜歡在這樣官場的社會中周旋，縱然官場中的宴會和應酬非常繁多，但是能推却的他們總是婉言辭謝，繼續他們平素主張的簡約的生活。不久他們結識了幾個情性相投的友人，組織成一個小團體，至少每兩個星期在晚上聚餐一次，互相談笑爲樂。他們在每次的聚餐中輪流招請外面加入的一對夫婦，但是他們的聚會定着不准超過十人，因們他們決意要使這個會成爲非正式的和親密的樣式。他們在那些會晤的時間中度着很愉快的時間，但是富蘭克林在華盛頓所最先關

注的却是他的工作。

當他就職以後不多日子，覺得海軍中溺死的人超過於普通應有的人數。經過調查以後，他覺察這個原因大半是由於他們不善游泳所致，所以他預備一個獎章，贈給每年游泳競爭中得勝的海軍官兵，以資鼓勵。

他毫無顧忌地批評海軍部中的各項弊竇，這使華盛頓的官場極爲狼狽。他以爲政府不應歧視海軍部，把牠看作無關緊要的機關，他堅強地指出海軍部中的種種缺點，最後終是設法改良了。

他注意海軍的事務，不知是出於他愛國的熱誠，還是由於他忠心職守，他覺得很以他的事業爲驕榮，凡有任何情形足以影響海軍的名

譽的，常是引起他咆哮的忿怒。爲了這個緣故，在他的任期內，看到有些審判官裁判兇徒，假如他們願意報名加入海軍時，可以恩准他們緩刑。他竭力反對這種赦罪的方法，向全國播音說：『海軍部並不是反省院。我們不能，也是不願，用這種舉動來危害美國海軍的風紀。』

富蘭克林雖然很專心一致地注意他工作上的很危險的景象，但是他也有一些快樂的時間。譬如，美國未加入歐戰之前，海軍部極願在軍艦中裝設『狄西爾機器』（Diesel engine）爲此非常焦慮，而此項機器只有在沮利克（Zurich）能夠製造。定製這種機器是很容易的，但是派一個人往瑞士去監工督造却是一個爲難的問題。照海軍部章的規定，無法供給這樣一個人的食宿費用，除非認這個人爲考察海軍的專



員。富蘭克林知道，若是他派一個海軍專員往瑞士去，必定要惹動全世界人的嘻笑。（註：因為瑞士並無海軍。）但是，因為我們需要這種機器，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冒一下不韙，但是很出乎富蘭克林意料之外，官廳派遣的那個人在那裏住了一年，却並沒有一張報上提到片言隻語。

富蘭克林常是隨時往各處去游歷查察。他職務以內的海軍游行，得以遂了他遨游的豪興。富蘭克林每逢海軍驅逐艦開拔往別處的時，從沒有拒絕過這樣的機會，所以在一九一三年時我聽說他定着要開往東海口，也毫不覺得有甚麼驚異。我以後聽說，他們的船在上水的路上，到了一處地方分成了兩條河道。一條河廣闊而深，而另一條

曲而淺，並且出名是有可怕的逆潮，但是却近二十海哩的路程。

當艦長來請示命令時，富蘭克林就吩咐他駛過狹的一條。

那艦長答應着，行了一個禮，退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

他把航海的圖表略略研究之後，心中覺得很是憂疑。最後他重又到富蘭克林的地方，報告他圖上所指水道只有六尺的深度，而他們的船却吃水十尺。富蘭克林含笑催促他儘管冒險前駛。說『我可以擔負完全的責任，實在，這可以由我自己來指揮。』

富蘭克林在艦長的驚懼審考之下，自己去照管舵房的事務，自始至終這軍艦安然駛過，毫不碰甚麼東西。因為富蘭克林所記到而艦長所忽略的，乃是當時正值潮水高漲的時候，河水有二十二尺的深度

——離開他們所必需的還多十二尺！

富蘭克林的加入海軍部使他得到許多富有趣味的航游，這是一個普通的平民所不能希望得到的。我記得在一九一五年，他以官吏的資格出席舊金山的世界博覽會。他想到聯合各國的軍艦來作博覽會的開幕禮是最好的特點。這就由州部去邀請各個加入的國家參與這個賽船會。富蘭克林覺得很奇怪也很好笑，自己竟忘了瑞士與玻利維亞都是沒有一條軍艦的國家，却被請派遣軍艦來參加這次的運動。

另一年——我記得那是一九一七年正月——富蘭克林得到勃脫婁將軍 (Smedley Butler) 在海黛 (Haiti) 率少數的海軍佔領累維爾砲台 (Fort Revere) 的英勇的消息。縱然富蘭克林眼前正要整理軍事，

以備不虞，他還是很快地趕往海黛去實地調查。到了那島上以後，他得到比在華盛頓更清楚的關於叛黨的消息。那裏的喀可斯族（Cacos）原來就不受當地官廳的約束，給掌權的人無盡的爲難。他們在累維爾砲台地方築起防禦，凡有人踏進他們的防線，他們就實行射擊。勃脫婁將軍和十八個兵士在夜裏藉着黑暗的遮蔽，馳往島上去，想奪取那約有三百喀可斯人防守的堡壘。

富蘭克林伴同一個引路的人急往出事的地點去觀察。聽說勃脫婁將軍和他的兵士爬登四千尺的山島，最後就偷進了那座堡壘。富蘭克林親自走過那個地方，直至一處有三尺深兩尺寬的陰溝的地方，這是預備下雨時排水之用的。豈知這陰溝作了他們那時攻取堡壘的工具。

勃脫婁從該處掩入，當他們快要爬上地面的時候，有一個中士拉住了他的手臂，說『我在軍隊裏服務的年數比你久，照時間講你得讓我衝頭陣。』於是就由他先走，勃脫婁將軍緊跟在他的後面。等得守衛的喀可斯發覺時，那十八個海軍兵士就衆彈齊發，似乎他們後面還有着千軍萬馬。他們搏戰了半小時的光景，只剩了幾個戰慄的喀可斯人，情願投降作俘虜。富蘭克林詳細查明了這經過的事情，回去竭力舉薦，纔令勃脫婁將軍和那勇敢的中士獲得了榮譽的獎章。

同時，富蘭克林沉着地！也是很有力地，整頓海軍，以備一旦有事就可出而應戰。他和海軍總長但尼爾預見將來戰事的或須發生，而許多盲目的和平主義者却從未先見及此。富蘭克林提出他的理論說備

戰並非主戰，却反而可以鎮壓戰爭。

富蘭克林盡量地應用海軍的軍費，購備他所認為必需的物品。他全部收買各樣的貨物，直至一天，在美國參加歐戰以後，他接到白宮的召見。他走進屋子的時候，看見總統正在和陸軍總長司各脫將軍談話。

「總長」，威爾遜總統含笑向富蘭克林說，「聽說你估買了全部的市場，但是你得分一部份給陸軍部。」

他不但在物質的收買方面受到約束，如威爾遜總統特別指明的那樣，却也因他熱誠地做了他認為當做的事情，打破了許多規例，富蘭克林常是談及他因此招怨不少，令他以後畢生受累不淺。

富蘭克林在海軍部的威望令他從前的政敵也很欽佩，甚至願意舉他爲紐約州的州長。但是富蘭克林謝絕了，却願意實行他計畫中的往海外作視察的旅行。所以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乘坐驅逐艦駛往歐洲去視察美國五十多個海軍根據地。這次他除了考查之外，又結識了許多人物，那時他旅途中寫來的書信，津津樂道他那時的生活。

他覲見英皇喬治和比皇亞爾倍，只請求允准他可以進入他們軍隊激戰最烈的火線中去。這些事情當時我一些都不知道，那是富蘭克林當律師時的同事霍格先生以後告訴我的。那時霍格先生也在美國陸軍三十三師團裏當傳令官。他記起有次他們往前線去，一架德國飛機正在空中揚威耀武，飛翔轟炸，大衆定意往一處孤另另的教堂下面去躲

避，富蘭克林却拒絕了任何人的勸告，不顧一切，儘是往前走去，一直到了總司令部，和貝爾將軍一同在那裏吃中餐。飯後，他又往穆利恩胡特去，那裏第六十五步兵團正在集隊。富蘭克林就代政府訓話，作了一篇很激昂的演說，致謝他們爲美國軍隊立了榮譽的光輝，並且說他們英武的精神還是英皇親自告訴他的。

那天深晚，經過了整天的疲累，他還往北面去見比皇和皇后。

嗣後他回到倫敦，遇見丹麥太子阿克賽爾，伴他同往美國。途中他染了感冒，這想必是在勃累思答得來的，因爲那裏正流行着這種病症，經過各項的醫治都不能見效，終致這變成了肺炎，當船抵紐約之日，他自己已不能行動，而由病牀將他移到岸上。



當他痊愈的時候，戰事已經差不多快要結束了，縱然他自己非常不悅，似乎他失去了一個實際工作的好機會，但是在普通一般人看來覺得他已經盡了許多的力量。

當休戰的鐘聲敲出以後，美國五十多個海軍留守地所存儲的大宗物品亟待清理。假如沒有敏捷而確當的手腕，那麼存着的幾百萬元的貨物就會錯過市場的機會，很難變作救濟的費用。丹尼爾總長舉富蘭克林爲委員長，去處理整頓這些事情，於是富蘭克林帶着愛蘭娜和一些辦事人員乘喬治華盛頓號再作一次海外之游。

當富蘭克林去磋商那些貨物的事情時，愛蘭娜就偕同威爾遜總統夫人去訪問各處的醫院；那時威爾遜總統因出席和平會議，所以夫人

也和他同來。富蘭克林趕忙結束了公務，依舊搭着華盛頓號的歸航回轉。在長途中，他和威爾遜的友誼有更深的結合，他覺得這是他畢生的很可貴的收穫。

無疑地，那所以令他們兩人膠合在一起，乃是因為他們兩人對於國際聯盟有共同的興趣。在戰事剛一結束之後，富蘭克林無論在演說中或是和新聞記者談話中都宣稱：『國際聯盟縱或不能止息戰爭，但是各國總希望有一次這樣的嘗試。』

到了一九二零年，又屆美國總統選舉的時期，富蘭克林抱着參加國際聯盟的使命參加這次的競爭。他毫不掩飾地表示出他只願有一個同情威爾遜政策的人能以當選，而他竭誠情願犧牲他政治的前程來冒

這次的危險。經過無數次狂熱的會議和投票，最後，民主黨方面，決定推舉柯克斯 (James M. Cox) 爲總統候選人，而富蘭克林，擊退了一些其他候補提名的人，得爲副總統候選人。

下幾個月中，富蘭克林生氣勃勃地作選舉競爭的事情，這次第一篇的演說是在哈特派克向五千的聽衆演講，自從這開始以後，他就在國家境內，從這處到那處，奔走遊說。愛蘭娜伴着她往各處周遊，當富蘭克林出去爲男子演說時，她也常常到婦女的團體中爲婦女講演。

我想富蘭克林未必不知道這次民主黨很少有得勝的機會，但是他並不使一個時機錯過，而辜負了輿情的託付。他作了千次以上的演說，在這明知無益的景况中，還是想使民主黨攫住那統治國家的權

力。他得了他失敗的消息，並且向柯立芝先生（當時的副總統當選者）祝賀以後，他輪值了一個應有的假期，在這個時期中他決定了他自己未來的生活。他覺得那是來了一個很好的時機使他注意到他自己的事務，因為他那時已有了五個孩子，而在他十年從事公務的生活中，每年薪給所入從沒有超過五千元，所以他很願作別項的業務，好使他自己得到一些比較豐富的收入。

在他從路易士安那 (Louisiana) 回來的時候，加入馬里蘭 (Maryland) 的信託儲蓄公司，經該公司的大股東勃蘭克先生的慫恿，他就担任了該公司紐約分行的副經理。但是他同時還是執行律師的職務，而在多年之間很竭誠於他的職守。

富蘭克林將他的事務整理得井然有序，漸漸使他得以回顧到職務以外的社會公益的事情，因為常有爲了特別的種種原因，有一些人來這樣請求他的。他擔任整理紐約州的童子軍運動；一九一七年被請爲哈佛大學的視學員，以前像他這樣年紀的人是從沒有得到過這種榮譽的職位的；一九二一年又被舉爲威爾遜和平基金委員會的主席。

那時，正到了八月的時分，他預備暫時拋棄了他的公務，作暑期的休息，恰巧勃蘭克先生約他去往外埠航游，於是富蘭克林提議往干浦倍祿去。

他們往上航行的旅途中遇到濃厚的霧露，富蘭克林對於這一帶的航線是很熟悉的，很安全地駛到威爾許浦耳海港。勃蘭克先生第二天

繼續前進，但是富蘭克林却帶着他的眷屬在此地登陸，避暑兩個星期的工夫。

富蘭克林他們沿岸來的時候，恰值該處的森林失火他和那些孩子合力將火撲滅，就在那一天，當他回來的時候，得到一些輕微的傷風。他以為這只是偶然的感冒，並不介意，並且帶着那年長的幾個孩子徒步穿過該島，最後在芬蒂海灣 (Bay of Fund) 的冰冷的水裏洗了一個澡回來。當他到了家裏的時候，他看見送來了許多的函件，於是他並不去更換衣服，就是這樣穿着淋水的浴衣，坐在走廊裏拆讀這大批的信札。第二天他還不過是初期受寒所通有的現象，但是再下一天的早晨他的病痛就格外厲害起來，於是得了他的同意，請裴納泰醫生

(Dr. Bennett) 從呂貝克 (Lubeck) 來爲他診治。裴納泰醫生覺得不能確切地診斷出他的病原，於是轉求菲列得爾菲亞的專家，琪恩醫生 (Dr. Keen) 的幫助，那時這醫生恰巧在巴爾港 (Bar Harbor)，經過他的診察，斷定這是癱瘓症，不多幾天以後，又有一位羅偉得醫生 (Dr. Lovett) 從波士頓趕來，證實他所得的確是癱瘓的病症。

在這一假夏季中，富蘭克林就此住在干浦倍祿。愛蘭娜寫信去告訴他們的友人，說富蘭克林得了很重的流行性感冒，不能準期回他們那裏去，并且請求他們的原諒。而他所辦理的公務也因為這同樣的緣故而中止繼續。他們並不把真實的病情告訴別人，因為醫生們還不能斷定他的病有多少沉重。

當那些黑暗的悲傷的日子，我正在歐洲，別的人都希望減少我的憂慮，所以將這真情都瞞過了，只是說富蘭克林所得的是輕微的傷風。直至在九月裏我從海外歸來時在船上過見了我的弟弟，從他的口中我纔知道富蘭克林真實的病况。

當他的病略微減輕了一些，到了能以轉動的時候，他就回到紐約，開始受屈勒泊 (Dr. Y. Draper) 醫生的醫治，屈勒泊醫生担保富蘭克林有完全復原的希望。

當時我預備他回到哈特派克來，希望他在那個地方可以增進身體的健康，或者他還可以著作他久想著述的書籍。但是富蘭克林無意隨從我的意思。他決意不爲他身體上的軟弱煩慮，繼續進行他從前丟去



了的事務。愛爾娜也全心贊助他這個計畫，那時，他辭去了每天必須往辦公處去辦理的那些事務，却仍然主持那些在病榻旁邊能以辦理的事情。

他從醫院中出來以後，並不如我意想中的那樣會往鄉間去休養，却直接住六十五號街的屋裏，他在那裏仍然度着如往日一樣的生活。他的病況漸漸見好起來，每天能以辦理一些時候的事務，不久以後他又如如以前一樣地從事他所最歡喜的各項的工作。

到了一九二四年，他又是活潑地在紐約城中參加民主黨的選舉會議，在這會議期中他常是工作到夜半一二點鐘以後。他堅決否認他身體上的障礙，到了今日我不相信有人聽見他講到他的病情。至於我，

從沒有聽見他提過一次。他每逢有人浮泛地講到醫治瘋痛病的方法總是非常的注意，據我看來，這並不單是爲他個人的利益，而是盼望有一個特效的方法來拯救普天下和他同病相憐的人。

在選舉期過後不久，富蘭克林又請羅偉得醫生診治一次，那時這醫生發明了溫水治療的方法，得到很靈驗的效果。這個溫水治療的方法，兼作各項的運動，以求回復身體有支配肌肉的能力，即在病象很重的人，也有極靈驗的效果。

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季，富蘭克林聽說喬治亞（Georgia）有一處溫泉，頗有醫病的效能，於是他就往南方去作一次嘗試。他在那裏住了六個星期的工夫，在這期間比他在以前三年中所得的有更大的進步。

到了次年四月他又往那裏去，很驚奇地看見有許多人到了這個地方，因為他病體佳良的消息傳到了許多人的耳中，他們也希望能以獲得這同樣的益處。

這個地方的設備並不能容納那許多病人，雖然那個時候富蘭克林在溫泉周圍已經修葺了一回，仍然在住宿和病院方面有許多應加注意之處。

因為那裏沒有專家的醫生，所以富蘭克林和當地的醫生每天幫助許多其他的病人作肌肉的活動，並且又將他從羅偉得醫生那裏學來的水底運動的方法改變一下，而在陸地上練習。

那些在溫泉地方待治的病人，因為富蘭克林對於他們的幫助，把

他當作英雄一般地崇拜，但是我的兒子常是糾正他們，說他們崇拜的對象，並不是他，應當是湯姆洛來思先生（Tom Loyless），因為他築先見之明，纔令披拔台（G. Peabody）先生注意照料溫泉，而負責建有該處的房屋。

湯姆洛來思是「憲法報」的主筆，他催促披拔台先生與富蘭克林接洽。他們共同籌思溫泉發展的計畫，但是不久洛來思先生病死。他生前雖不能目睹溫泉計畫的實現，但是至少他知道他的夢想是定會成爲事實的。

溫泉實際上作了富蘭克林的第二家庭，不久，當地的居民就把他當作他們的很好的朋友。他們向他所作的善意的待遇是富蘭克林畢生

中所難以遺忘的。

富蘭克林記得有許多人並不寫明名字，把楊梅，蜂蜜，以及當地精美的土產，偷偷地送在他的門口，還有許多人不但送來他們親手製造的物件，更常是親來訪候他，和他商量事情，請求他的忠告。因為富蘭克林與當地人民之間有極爲融洽的感情，所以他渴願把這座溫泉造得極爲可愛和極端令人滿意，並且要藉着這個地方作爲他們同情合作的紀念。他費了無限的心力來實現這個計畫，而在每一處小屋的建築上，他都很精細地與建築師詳細討論。

在這一件事情上我特別記得富蘭克林和建築師爲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作了很可笑的討論。那時，他和建築師商談那畫成的房屋的圖樣。

因為富蘭克林的遠祖是荷蘭人，所以他願望有一部分完全是荷蘭的樣式，所以當房屋建築的圖樣交給他審查時，他切心地一一察看。他立刻看到圖中的一處小地方。

他說，『你看這窗子上面的弧拱 (Arch)，我想你從沒有看見過荷蘭建築上的樣式。』

那建築師很着勁地爲他自己辯護說，『並不如此，那正是這個樣子。』

富蘭克林就要求說：『那麼你給我看一座有這樣弧拱的荷蘭式房屋！』

那建築師就回答說：『賓夕法尼亞的房屋裏都是這樣式，那賓夕

『法尼亞的荷蘭人——』

富蘭克林的笑聲打斷了建築師的說話。

『賓夕法尼亞的荷蘭人！』他喊起來，『朋友，他們並不真的是荷蘭人。他們是德國人，這是那裏的本地人給他們的綽號。我主張的還是不錯，給我看一座有這樣弧拱的真正荷蘭式的房子。』

自然，他是對的。富蘭克林對於房屋的打樣，建築，以及改建，從屋子的底層到頂樓，各樣的事情他都懂得。正是因為他很愛那裏的地方，所以他也愛從那地方建立起來的房屋。他常是計畫買這塊地或是那塊地，也常是計畫建造新的或是修理舊的房屋。每一所房屋他都塑造出一個小的模型，這個模型每一處小的部分都構造得非常準確，

正如一座真的建築成功的屋宇一般。同樣他也將散處在溫泉小山上的  
一座座小屋製造成可愛的模型。他使他的生活在那裏過得極爲美滿與  
愉快，而在我每次去看他時，他的身體的健康均日有起色。他又能騎  
馬和駕車，而他支在腋下的拐杖却換了手杖。又過了兩年的工夫，別  
人告訴他連手杖也可以不必用了。

那時，常常有人勸他重作政治的生涯，但是每當有這樣的勸告  
時，他總藉詞他要養病，以及要照管溫泉地方的計畫，切實拒絕他們  
的提議。然而到了一九二八年，他的名字又顯露出來了，這次他並不  
作一個候選人，却是爲史密斯（Smith）州長作競選的運動。

那興奮的精神低落，以及他的工作完畢之後，富蘭克林就返回溫



泉，繼續他的治療。屢次地他被催促着，爲了和陸黨爭起見，他應當出來加入州長的選舉。每次他都拒絕了，宣稱他必須先恢復健康，纔能去担任新的事業。

同時，在北部，民主黨正在召集紐約州會議。每個提名的人都先後被人否決。史密斯州長看出只有富蘭克林適合這個地位。他打了許多電報都沒有甚麼效果，史密斯州長就去求愛蘭娜設法幫助，她也是參加着這次的會議。愛蘭娜覺得這是富蘭克林自己的事情，應當由他自己決定，所以在這一方面她不願對他作任何的勸告。

於是史密斯就問，假如富蘭克林的名字被提出以後，他是否願意參加。愛蘭娜也說對於這個問題，她正如他一樣地不能預定。屢次

打電話給富蘭克林終是不能直接和他談話，史密斯決信用這樣的方法是不行的。於是他想了一個方法，知道富蘭克林在那時定是不能藉詞推避，不來聽電話的。在夜半二時的時候，他打電話給我的兒子，他聽了他說了一篇推辭的話以後，就這樣問他說：

『假如會議中有人提出了你的名字，你是否會拒絕競爭？』

那時，有一刻些微的靜默，遲疑了許久的工夫，這就令史密斯知道那正是他所希望的答覆，於是在幾分鐘以後，他召集了他的朋友，宣布說：

『富蘭克林羅斯福願意作你們州長的候選者了。』

幾秒鐘之後，會議中的空氣從沮喪黯淡一變而為鼓舞興奮，他們

都預備全心地去作勝利的爭鬥，但是在溫泉一方面的情形却有一些冷落。那「小的白宮」必定露着悽然的景色，所以稱爲「小的白宮」，並非因爲預料富蘭克林會作總統，乃是形容那房子外表所有的樣式。憂愁的空氣籠罩着該處。祝賀的文電雪片似的飛來，但是那房屋裏沉寂得幾如無人之境。

別人告訴我說，富蘭克林最後就發出了勇敢的聲音，說「假如我要去競爭州長的選舉，那麼我們大家憂愁煩惱也沒有甚麼用處。」

我們和他切近的人所憂慮的，乃是恐怕在這個時間阻斷了他的治療，會滯滯他健康的發展，或是甚至會使他宿疾復發。但是他在紐約平漢頓（Binghamton）加入了這次的運動使他非常興高采烈，說「假

如我能再作這樣六個月的競爭，我相信我可以連手杖都不要了。』

在這次的競爭中他費了不少的精力，在各個團體和機關裏作了無數的演說，更是用無線電播送，並且坐汽車往各處去游行演講，平均每天走了一百七十五英里之多。他所計畫的方法與他初次參加州議員選舉所採取的相同，所不同的只是那兩者的目標而已。他對於水利的發展，酒類的禁止，農業的改良，勞工的保護，都有確切的見解。對於那些問題毫不存任何猶疑之心，知道他自己所立定的意見，以及在他被選以後應當如何實施。於是到了十一月九日，紐約州的公民都齊來投票，他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愛戴，被選為紐約州的州長。

我對於富蘭克林一九二八年就職時的回憶是永不會模糊的。那次

的儀式很是簡單，正與一般州長就職時所有的一樣，但是那給我再深刻的印象的乃是史密斯州長向我祝賀時所說的話。他說，『我兩次就職作州長時，我的母親也是和我同在這臺上。』

富蘭克林就任以後不久就發生了一次爭辯的事情，這正是一個民主黨的州長和共和黨的立法議院中歷來所必須遇見的爭執。那時有許多共和黨的議員反對富蘭克林的水利的政策，說他藉着立法的特權侵越了執行的範圍。這事情鬧得非常熱烈，富蘭克林不得不到法庭中去求公正的判斷，起初在地方法院中他的理由並不為法院所承認，於是他又提出到高等審判廳去，在那裏不但推翻了以前的判決，却也改變了州議院對他以後設施的態度。

那種種的問題圍繞着富蘭克林，有時他就往州境各處去遊歷，以求舒暢他的胸襟。他坐着汽車或是船隻周覽全州的五十七區，熟悉了各處的情形。

據我想，富蘭克林的被提名作總統候選者，因為他能以很直率地看出別個人對於一個問題所有的意見。在今日這樣國家多難之秋，希望選舉的勝利，必須一個極有才力的人具備寬大的見識，勇敢的胆量，遠大的眼光，有進步的思想和行爲，能以獻身爲大多數人謀幸福，而不爲少數人作工具，纔得以勝任。我們這些對於富蘭克林過去的事業有深切了解的人，相信他確是全備着以上所說的每項條件，

而從全國各處不久表示出來的情形，證明我們所設想的並未錯誤。

那其餘所有的乃是歷史上的事跡了——會議中充斥着列席者的熱情，在第四次投票中他的提名就得到通過，於是他就由航空飛往芝加哥去作承諾的演說，這時他開始了勝利的競爭。

我可以說，富蘭克林的被提出作候選人，我是很高興的，但是我敢竭誠地說我並不因富蘭克林有被選的希望而覺得驕矜自得。我常常覺得作總統是最負重大責任的事務。雖然如此，在選舉揭曉的晚上，我却坐到很夜深的時分，靜候無線電報告最後勝負的結果，因為我知道這對於富蘭克林有如何重大的意義，實在說，那時我很有些心煩意亂。

在富蘭克林競爭最熱烈的中間，似乎離決選已沒有多少的日子。許多幫助富蘭克林的朋友勸他只須用無線電作幾次播音的演說，但是他並不聽從他們的勸告，却出外往全國各處作廣大的游行，作無數的演說，直至選舉的前夜。他覺得只須作有力的攻擊終必能使胡佛總統跌倒，假如做到了這一步，這結果的勝利就可以不卜而知了。

起初我對於富蘭克林被舉作總統候選人並不覺得十分熱烈，但是當他一作了候選人，我就覺得我很希望他能夠當選。在那個時期中我親往會議的總部去認識了那裏的許多朋友。而在選舉揭曉的夜裏，我却並不端坐在座位等候那些人來向我道賀，反倒是在羣衆擁擠着的走廊裏，和富蘭克林勝利的文件之中，來回着走來走去。



最後我就藏在一處僻靜的地方，以爲那是沒有誰能找到我的，豈知却給新聞記者尋見了，他問我作了總統的母親，心中有如何的感想，我就告訴他說，我只有一个願望，就是他既然作了美國總統，就應當竭盡他的心力好好的做去！

---

良友文學叢書之五

---

一 年

張天翼作

作者是中國的新進作家。本篇是他最滿意而最近才脫筆的傑作，共長十五萬字。寫小官僚階級的窘狀。在深遠的幽默味以外，帶有深刻的諷刺。

郵費  
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半

四百二十餘面  
洋裝精訂一冊  
售價大洋九角

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

---

